

敬悼 錢益學長逝世週年

本年十月，錢益學長逝世週年，哲嗣錢致皋、致福與友好特撰述紀念文送刊友聲。

錢益學長昆仲多人出身交大，文中描述的錢氏父子生活細節可說是我一般交大家庭父慈子孝勤儉忍讓的模式。致皋原文極週詳，點點滴滴，細訴親恩，充滿赤子孺慕深情。因限於篇幅，編者略予刪除。據悉三週年時，致皋兄弟為報親恩擬再刊印專書紀念云。

念 二 弟

錢 謙

胞弟益，字與偕，改號仲麟，別字沛霖，清末宣統元年，出生於杭州學官巷。三歲家父赴京執教，隨父母共居京城，時均年幼，終日嬉戲，常與共坐門外，靜觀宣統出巡，童駭無知，相與指摘，不以爲忤。民國元年，大局安定，返回杭州，家父赴嚴州執教九中，弟兄留杭，隨母定居。不久家母因病逝世，初嚐苦果，兩俱年幼，不知悲哀，寄居姑家，親如慈母。時年四歲，共進家塾，塾師開蒙，認字描硃，初對文字發生興趣。民三繼母來歸，舉家遷往嚴州，續入家塾，左桌而讀，共榻而眠，友愛之深，無以復加。七歲家父應聘龍江商務印書館經理，隨家返杭，就讀縣立小學，十歲畢業，病休一年，十一歲升入商中，不久家父由東北調回上海，閤家遷滬，卽入澄衷中學，學業大進，初露頭角，每逢考試，輒列冠軍，同時喜閱三國志等演義，課餘不倦，對中文寫作，大有進益。時家父已應聘哈濱浙江興業銀行經理，家人北上，余弟兄以學業重要，奉慈命留申攻讀，弟兄友愛，週末必赴澄衷探視，並給試題，限期繳閱。十七歲畢業澄衷，考入母校，選讀鐵路管理，時余已在大四，兄弟見面不多，但知其攻讀頗勤，每試輒冠，常獲獎學金以娛親。廿一歲以最佳成績畢業，時爲民國十九年夏。

不久奉派京滬鐵路總局工作，協助車務，主管調度，工作勤奮，從無舛誤，頗得青睞，升遷頗速。廿四年家父由開封調任福州央行經理，舍身爲依恃慈親，便省晨昏，乃應閩省府聘，協辦福建運輸公司，繼復參加閩省公路擊劃重慶直達車，甚得主管當局倚畀。抗戰勝利，奉派來臺，接此公路，創辦公路局，任副局長，訂制規章，擊劃業務，貢獻不小。繼轉晉航，任總經理，汰舊補新，增闢航線，遠達歐美，轉虧爲盈，任內迭赴

外，考察開會，蜚聲友邦。公餘不忘母校，連繫同學，熱心會務。先後工作歷四十年，至民國六十二年依法退休。

舍弟幼而穎悟，長而勤勞，在家父愛教兼施之下，知禮守法，苦讀勤公，七十年來，未有改易。事親孝，兄弟睦，交友誠，處事謹，幼雖剛強，長有成就，弟兄五人，親如一體，相敬相愛，各有所成。弟媳孟玫，持家有道，雍容大方，不幸先逝，二子致臬、致福，畢業臺大，遊學美國，皆攻技術，學俱有成，二媳麗琴、育珊，系出名門，克盡孝道，孫男女其康、其儷，聰穎伶俐，均已就學，家庭圓滿，頗娛老境。

舍弟生性豪放，交遊廣大，退休來美，知雨衆多，杯酒聯歡，閑話往事，偶亦手談，適可而止，方期頤養天年，坐享兒孫之福，仍擬應召返國，再圖爲國効力，不意臨行體檢，發現絕症，兩施刀圭，終難迴天，臨終苦念手足，以交通不便，趕到已隔人天，撫體痛哭，安臥未應，七十年弟兄，終於分手，懷念手足，傷感曷極，兄弟五人，僅留奇數，人天遠隔，永難再見，悲思莽年，痛感愈深，值茲週年，書誌哀思。



一九七〇年雙親相偕來美遊覽，全家赴尼加拉瀑布前，於紐約水牛城與大伯父合影
——錢致臬珍藏

我的父親——

一位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

錢致臬

「克勤克儉，唯忍唯讓」。這是爸爸給我們的家訓。每次當我想起爸爸時，這八個字就會很自然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響起在我的耳際。我以為這句訓示的前面四個字，是教我們治家爲人之道，而後面的那四個字，似乎是專門給我的修身養性的指南，因為我的個性比較急躁，而且喜抱不平，古人說：「知子莫若父」，我是深深地能領會的，因為我一直都認爲爸爸是一位知我最深的人。

在我這一生裡，我再也忘不了去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到十三日清晨所發生的事情；那天正是爸爸由此間醫院轉去德魯斯城聖路克醫院的第六天，麗琴那時已休學住在德城陪侍爸爸接受新發明的強力營養劑的靜脈注射，以期能早日恢復體力，可以施行手術打通胃與十二指腸間因潰瘍而發生的阻塞，俾能早日恢復爸爸的健康。大家那時對爸爸病情的發展都認爲是絕處逢生，充滿了希望。而我則在七日那天清晨，與麗琴一同送爸爸進了聖路克醫院的六二〇號病房後，留在醫院中陪侍了一天，至八日那天傍晚，辭別了爸爸，並講好了我下星期六（十四日）再來醫院，希望那時情況已經大好。而爸爸自己也充滿了信心，叫我回去後安心工作。父子間就這樣分了手，誰又料到這次的「暫別」竟會成了永訣？我當時的打算是想每星期五下班後就趕去德城，星期天傍晚再回去，把餘下的假期留在醫生爲爸爸動手術時再用。自認一切都計劃得很週密，也絕未想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從我返回工作的第二天開始，我每天至少都有一次電話給麗琴，詳詢